



编者按:马年话“马”,探寻滨州人的马文化。在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的大力支持下,晚报推出“马年话马·地名印记”系列报道,解锁滨州各地“马”字地名的前世今生,挖掘背后的姓氏源流、历史传说与民俗风情,带您从一方地名品读背后的人文故事与城市根脉。

无棣“马”字地名有来头

□晚报记者 刘清春
通讯员 杜春晖 赵梦歌
孙明辉

无棣县土地面积广阔,乡村密布,境内带“马”字的地名、村名数量不少。例如小泊头镇有马道门村、东芦马村、西芦马村、孙马村;余家镇有马家仓村;海丰街道有西小马村、小马村;水湾镇有高马村、马家庄、马辛店……

马道门村始祖马芳辉带领两个儿子从山西洪洞迁至此地,为拓宽宅基,依傍深道口建村,故而取名“马道门”。如今该村是渔网产业专业村,助力无棣县跻身全国四大渔网主产地,小泊头镇也获评“全国渔网生产第一镇”。当地渔网远销俄罗斯、日韩、非洲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

马颊河上游宽、下游窄,因外形酷似马脸得名

滨州境内带“马”字的河流,有马颊河、马堡沟、土马沙河等。其中马颊河历史悠久,是“禹贡九河”之一。

《尔雅·释水》记载,九河分别为徒骇、太史、马颊、覆釜、胡苏、简、洁、钩盘、鬲津。

据考证,最早的马颊河是大禹治水时疏浚的人工河

道。该河道上游宽、下游窄,形似马脸,古称笃马河,也叫马颊河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:“平原(郡)有笃马河,东北入海五百六十里。”

由于黄河下游频繁决口泛滥,秦汉以后,大禹时期的古马颊河河道逐渐被泥沙淤埋。唐代武则天年间,为分泄黄河洪水,朝廷在今濮阳

市清丰县以东开挖新河,因部分河段与古笃马河走向相近,便沿用古名,称作马颊河。自此,唐代新修马颊河取代古笃马河,这条消失千年的古河得以延续。如今,马颊河在无棣县境东北部注入渤海。

马家仓村:“一溜九仓”之一,曾因漕运兴盛

无棣县余家镇的马家仓村,坐落于萧米河北岸,地处镇域东南部。该村与张家仓、卢家仓、王家仓等村落依次排布,是《无棣县志》所载“一溜九仓”之一。

何为“一溜九仓”?

相传,这片村落最初是汉代大将韩信屯兵信阳城、攻齐伐燕时囤积军粮的仓库所在地。另有说法称,古时一位名叫马万良的皇家管粮官,曾在此修建粮仓储粮。

古代的萧米河是古运粮河支流,沿岸粮仓林立,是粮草、海盐转运的重要枢纽。明清时期,漕运日渐兴盛,村落规模不断扩大,马氏族人发展为当地望族,村民多以农耕、辅助漕运为生。清代

中后期漕运衰落,当地便转为纯农耕产业。如今村南仍留存萧米河古河道遗迹,河床与堤岸夯土痕迹清晰可辨,印证了这段历史。

当地还流传着“巾帼押粮”的传说:北宋边关战事紧张,余太君督运粮草沿渤海湾水路北上,行至如今无棣余家一带,见镇江河避风条件好、水深适宜,便停船休整,将粮草就近存入沿岸仓廩,作为前线军队的中转补给站。百姓感念余太君的忠义,将此处码头称作余家港,当地乡镇也由此得名余家镇。沿岸“一溜九仓”诸村,也被视作当年囤粮驻兵的旧址。

2021年11月,马家仓村

迎来中国海洋大学选派的省派“第一书记”张殿镇,为村子带来诸多新变化。他邀请中国海洋大学教授、品牌与形象设计专家吴春晖,设计了马家仓村村徽;还开通运营公众号,推送《马家仓村等十大仓村的由来和变迁》《萧米河的由来和历史变迁》等文章,推介本土历史文化,文章被本村及周边村民大量转发。

在无棣县,还有一溜“堡”、一溜“码头”、一溜“什坊店”这类特色连片村庄,这和当地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息息相关。这些地名背后藏着不少故事,值得后人进一步探寻与解读。

东芦马村:鼓书艺人辈出,东路梆子传唱两百年



农家小院书声长。杨景成/摄

在无棣县小泊头镇东芦马村,出了两个知名的鼓书艺人:一是张宝庭,二是朱延安。

16岁时,父亲给张宝庭俩选择:学戏还是学鼓书?张宝庭坚定选择了鼓书。父亲就请河北艺人于长青到家里教学,拜师作科,连续教了两个多月。18岁时,张宝庭跟着谢宝华学艺两年,还收获了爱情——妻子杨文艺也是谢宝华的学生。为传承鲁北大鼓,他曾变卖家中牲口走江湖,串乡卖艺。

朱延安比张宝庭小三岁,启蒙老师也是于长青。朱延安性格豁达,是个乐天派,每年走南闯北,走到哪儿唱到哪儿。有时候出去两、

三个月不能回家,直至在一个地方把一部书说完才能起身。年轻时,他随村民出义务工,民工们邀请他给说上一段书,让他干轻活,还让他吃馒头,别人可是吃窝窝头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他已经是万元户了。

不光说书,东芦马村还是个戏曲村——东路梆子在东芦马村已有200多年历史,并发展为县级非遗项目。张宝庭的父亲是东路梆子演员,先是进了无棣县东路梆子剧团,后又参加了惠民东路梆子剧团。幼时,张宝庭就跟着大人咿咿呀呀地学唱。近年,朱延纯、刘广发、朱洪臣、张义忠等10余名七旬老人还在自编自演东路梆子大戏。